

## 吳政璋 WU Cheng-Chang, 1965-

每個世代年輕人的苦悶及出口不一，視時空而定。攝影家張照堂創作的初期正是臺灣受政治壓迫較大的期間，攝影在60年代能以何種形式語言作為掙脫苦悶與救贖之道？存在主義式的、疏離感強烈的〈存在與虛無〉（1962）便是深得認同，代表了當時苦悶時代年輕人心聲的經典作，即便是現下的年輕人想必對此攝影作品也有共鳴。評論學者郭力昕提到：「……那些『無頭』年輕男子的身軀，……一方面是映照並宣洩著青年張照堂之抑悶不安的藝術精靈，同時也可以是臺灣社會在那個年代裡，身體和慾望沒有出口、靈魂和思想無路可逃的黑色共同印記。」<sup>1</sup> 〈存在與虛無〉（1962）代表了某種時代印記。

60年代的暗房攝影時代，人們斷無法想像今日3C影像科技發展的銳不可擋，以驚人的速度生產與消費（且仍以加速度進行著）影像。如果張照堂的〈存在與虛無〉（1962）是60年代青年人苦悶出口的象徵，吳政璋所作的〈存在與虛無 2016〉便是藉由此作意圖找出揭示現下年輕人苦悶的影像符號，做兩個層次的延伸——一是時刻抱著手機沉溺其中的年輕人，手機成為年輕人的苦悶出口；二是手機既是苦悶的出口，很矛盾地也成為集體苦悶的源頭。

吳政璋提到：「1962年張老師創作這件作品時正處於追求自我實現與存在價值的大學時期，而五十幾年後2016年的大學課堂上學生的思維究竟差異如何？而有趣的是我剛好處於這兩代中間，藉由張老師的作品在這個空間當中或許可以有一些對話。」吳政璋在此作將〈存在與虛無〉（1962）轉化為教室課堂上的PPT影像，課堂上的學生人手一機，學子們都直直盯著手機看，而非PPT，而智慧手機上的影像一片亮白，並未呈現任何影像。在偌大一間教室中眾多排序的無影像手機形成一個氛圍詭譎充滿不確定性的景觀，透露著不尋常的氣息，智慧手機們則彷彿像一群有生命的怪物，自動運轉著。此系列兩幅的平面影像之中一幅是充滿學生的教室，另一幅則是空蕩的教室中只有置放桌上的手機兀自運轉，沒有學生。學生哪兒去了？觀者不禁問著……，合理編織的電影情節之一可能是：學生被手機吞噬了。「亮白」（的手機螢幕）是吳政璋所長期運用的符號之一，與他之前幾個系列自拍過度曝光的「無臉」而呈現亮白既具有異曲同工之效，又從自拍延伸至手機螢幕；無臉如果指涉「無腦」與空虛，亮白的手機螢幕便指涉過度與過速的資訊所產生的過速與無速而造成的「亮白」。此作既提出影像的實與虛這個大哉問，同時也指出智慧型手機對現代人生活的影響是個需要慎重以對的大現實——而這也意味著似乎是仍沒有答案的提問。人們（生活）逐漸被智慧型手機吞噬。

吳政璋，1965年生於臺灣屏東，現職為臺中市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歷任商業周刊、台灣日報、兄弟職棒雜誌攝影記者及台塑企業專職攝影師。作品曾獲頒2014年高雄獎觀察員獎及新媒體藝術類優選、2012年第12屆李仲生基金會視覺藝術創作獎、2011年中國麗水攝影節大獎、2010年美國紐約The Power of Self藝術獎評審大獎及2009年臺北美術獎優選等。近年以「臺灣『美景』」系列獲邀展出於臺北市立美術館、韓國光州美術館、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2012年新加坡國際攝影節、2012年香港藝博會、2011年美國聖安東尼奧市國際攝影節、2011年中國麗水國際攝影節、2010年俄羅斯第三屆新西伯利亞國際當代攝影節與2010年台灣美術雙年展等。<sup>2</sup>（張芳薇）

1 張照堂、余思穎，《歲月照堂》（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2013），頁18。

2 藝術家簡歷，《I·DIE·WANT-台灣「美景」吳政璋》（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出版，2013）。



存在與虛無 2016 Being 2016  
2016  
噴墨輸出 Inkjet Print  
100 x 150 cm (x2)  
蒐購 Purchase 2017.0001.001